

纪念改革开放暨恢复高考40年 院士忆高考 38

本报与湖南大学党委宣传部、湖南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

走出塬上 立地顶天

■张福锁



张福锁

1978年7月参加高考,当年10月进入西北农学院土壤农化系学习。现任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院长,教育部科技委副主任,农业农村部科学施肥技术专家组组长。...

一家“烙出”两个大学生

我到家时,哥哥正在干活。看见我回来,他赶紧把我拉到屋里,跟我对考试答案。等一一对完后,哥哥激动地从炕上跳下来,说“今年能考上两个”。...

“文革”时,到处都在闹革命,学校不怎么上课,但父亲却要求我们读书学习。他给我们订了《红旗》杂志,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,现在的《求是》杂志。...

同时,父亲还要求我们跟着他学习《赤脚医生手册》,每天晚上都要给我们出题,要求第二天必须作出书面回答。为此,我抄写了好几本笔记。...

可以说,爱学习、重教育的家风成就了我。最终,我们兄弟姐妹中有4个人通过考学“走出来”了。

高烧说的胡话都是功课

凤翔县共有五所高中,我在第五中学——横水中学。当时高中的学习状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:第一阶段是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前,学生还都不怎么学习,基本上以劳动锻炼为主,比如养猪或干农活;...

可能因为学习太刻苦,再加之营养跟不上,1978年初我就病倒了。当时一直高烧不退,听家人讲,我白天晚上尽说胡话,说的全是功课的内容。...

当时农村医疗条件不好,一个星期后我的病情迟迟不见好转,父亲着急了。我其实不愿住院,就回家让父亲用中西医结合继续治疗。...

因为学校离家有四五公里,步行需要近一个小时,所以我一般都住校,周末回家去拿一个星期吃的食物,就是陕西人爱吃的干粮——锅盔。...

就这样学习,一直到高考来临。高考的时间是7月20日至22日,考点在县城。县城离我家近20公里,那是我第一次去县城。...

那一年,我哥哥也参加了高考。他的情况跟我有不同,那时他在我们镇第二中学当民办教师,所以他参加高考是双重身份,既是带队老师又是高考学生。...

记得考试时,我并没有太紧张。两天半考完后,哥哥直接回家了,而我则和同乡聚了聚才回去。

我就在那里读历史、哲学、文学书籍。其中,传记文学是我最喜爱的书籍之一。

那时特别爱读《居里夫人传》,大学期间至少读过十遍,还做了读书笔记。在19世纪的社会大背景下,一个波兰小女孩敢于从落后的波兰到法国去读书,并且克服了那么多困难,经历了无数次磨难,最终两度获得诺贝尔奖。...

直到现在,我仍然经常把这本书推荐给学生们,鼓励他们学习和奋斗。

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甘地对我影响也比较大。一个瘦小、弱不禁风的身躯,却有着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,竟然靠非暴力理念和行动把英国殖民者赶出了印度。他的话一直激励着我:“你会在奉献自己,服务于你的同胞、国家和信仰的过程中找到自我。”

“立地顶天”的研究风格

虽然喜欢读课外书,但我并没有把专业课落下。大学二年级,我们开始上专业基础课了。《农业化学总论》讲到了“人粪尿”,我瞪大了眼睛:“人粪尿也有科学?”有趣的专业课深深地吸引了我。...

其实,从一年级开始,我们就有机会跟着老师一起做实验,收麦子算产量是接触科研实践比较早的,我从中得到非常大的锻炼。

当时,西北农学院后边就是试验站,周边都是农民的田地。一出校门就是农田,老师经常带我们到地里去观察讲解,取样分析。...



①张福锁在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进行技术指导

②读研究生时期的张福锁

③张福锁大学毕业时和实习导师、同学合影



▲张福锁大学时读书笔记

把它们的社会规则讲给更多人

■赵序茅

作为中科院的一名动物研究人员,每年我都有四五月在野外度过。在历次讲座中,很多人对我们的野外科考生活很好奇,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在野外遇见凶猛的动物怎么办?说起这个话题,前两年我在云南考察滇金丝猴时遭遇猴群的围攻,就应该算是一个难忘的经历。...

当时我们老师承担一个国家林业局(现国际林草局)的项目,目的是调查滇金丝猴的种群数量。滇金丝猴是世界上5种金丝猴的一种,只分布在中国。它是分布最高海拔的非人灵长类动物,生长在海拔2500~4000米的高山暗针叶林和阔叶混交林中,在中国只分布在云南西北和西藏交界处,目前数量3000余只。...

提到猴群,大家都会联想到威风凛凛的猴王。其实,滇金丝猴群中没有猴王。那么,猴群是如何运转的呢?想要了解滇金丝猴的社会,就得走进它们的世界。当时正值6月,我来到滇西北的白马雪山暗针叶林,那里有一群被习惯化的猴群。所谓的习惯化,就是为了研究便利,将野生猴群“招安”,好吃好喝好招待,让其不再怕人。...

我首要的工作就是认猴子。这里的每只猴子都有名字,是我们研究人员根据每只猴子的特征给取的。滇金丝猴属于重层社会,猴群由多个家庭组成,它们是一夫多妻制,每个家庭由一只大公猴、几只成年雌猴和未成年的幼猴或者少年猴组成。此外,猴群中还存在一个全雄单元——全部由雄猴组成的家庭,我们戏称为“单身俱乐部”。...

6月虽是夏季,响古箐依旧停留在春天,高山气候要比平地上的气候延迟些。这个时节,滇金丝猴生育期逐渐进入尾声,当年出生的幼猴会相互追逐着跑,然后滚作一团,张着嘴咬来咬去。为了能更好地和猴子们打交道,了解它们的肢体语言(行为)是非常重要的,我们一般通过猴子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得知它们的内心世界……在我观察滇金丝猴的同时,它们也在打量我。我刚来的时候,它们不认识我,和我保持一段距离。...

随着和猴群越来越熟悉,我走近它们时,它们也不会慌忙跑开。这一次,我仔细打量着名叫长脸的母猴怀里的一只叫大圣的小猴,以前都是远距离观察。然而,我的举动引来了长脸的警觉。刚才还很温柔的它,立即瞪着我。我想,在人类社会,交流时盯着对方眼睛是一种礼貌,所以我也盯着长脸。突然,长脸开始龇牙咧嘴,即便我不懂猴语,也知道它发火了。我莫名其妙——这猴子翻脸也太快了吧。而这时,大圣的阿姨们迅速向它靠拢,在地上觅食的名叫大花嘴的大公猴也气势汹汹地赶过来了。...

这分明是要“群殴”我的节奏!虽然我也长得五大三粗,可面对一群猴子,我还是有些害怕。眼看猴群围了过来,大花嘴不时地朝我龇牙咧嘴,前几天见它和别的猴子打架也是这副表情,我想这下完了,跑也跑不过它们,打也打不过它们。...

这时我突然想起2000年前韩信面对屠夫时的场景,也许大丈夫要能屈能伸才是。又想起前几天观看光棍群里双疤和朋克打架,双疤打不过朋克,就趴在地下求饶,朋克就此放过了他。于是,我立即双手抱头趴在地上。此招果然见效,大花嘴见我屈服便离开了,稍后猴群也都散了。...

后来我反思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,惹得长脸招呼猴群围攻我:想了很久也不得其解。过了几日,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再次走到长脸面前,希望能和好如初。当我盯着大圣看的时候,长脸立即凶光毕现。我立即转移目光,它又平静下来。这时我才恍然大悟:原来是猴妈妈护子心切,不愿意别人打量自己的孩子,所以发出警告。...

原来,在猴子的世界,盯着对方眼睛可不是尊重,而是警告、威胁的表现。往往只有高等级的猴子对低等级的猴子瞪眼,反过来就是挑衅。我打量人家的孩子,就已引起猴妈妈的不满,而后我又不知趣地和它对视,犯了大忌。...

渐渐,我和它们的关系更密切了。虽然偶尔会产生误会,但只要我一屈服,就立马化干戈为玉帛。在猴群中生活,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屈服,有了这一招我再也怕不了猴子了,只要它们朝我龇牙瞪眼,我立马抱头蹲下。不过,这也使得我在猴群中的地位每况愈下。...

其实,动物有自己的社会规则。只要你充分了解,遵守它们的规则和秩序,是完全可以与野生动物和平相处的。根据对猴群的观察记录,结合我们组之前的研究,我和李明老师撰写了《滇金丝猴生活史》和《红唇美猴传奇》,将它们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。 (艾林整理)

西洋镜

为疏人口,日本拿钱“赶”人

日本政府正在考虑用一种新方法让人们搬离东京,那就是让大家收钱走人。

根据日本放送协会(NHK)的报道,日本政府计划从下个财年开始,给决定搬离东京到其他城市就业的人们支付300万日元(约合人民币18万元)。

东京及周边都市圈有约3800万人口,占日本人口近三分之一。即使在总人口不断减少的情况下,该区域人口仍不断攀升。2017年,东京市和周边千叶县、神奈川县、埼玉县的人口显著增长。搬入东京的人数已经连续22年超过搬离的人数。

去年,日本中部工业中心爱知县人口增加,主要是因为外国移民的流入。去年在日本,除了长崎市外,每个县的外国人数都有所增加。只有冲绳县是因为新生人口超过死亡人口而导致人口增加。

日本政府表示,鉴于越来越多的人从仙台、札幌等日本北部主要城市流入东京,政府将通过一些方

式鼓励他们搬回这些城市,比如税收优惠政策。

实际上,日本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在努力疏解首都人口,帮助重建那些人口规模不断减少、日渐衰落的地区,这就是为人们熟知的“区域重振”计划。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利用减免税收、补贴安置成本等方式鼓励企业搬离东京。日本政府甚至已经考虑将一部分老年人户口迁出东京。

另一方面,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搬到更小、更便宜、更安静的地区。一些区域也已经成功地从东京挖到人才和企业,一个典型案例就是福冈市。福冈由于有着更低的成本,且距离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的人才和市场更近,它近年来吸收了大量专业技术人员和新兴企业。

但是,由于日本大量政府机构、顶级学校和企业仍集中在东京,让更多人搬离东京看起来仍是个遥遥无期的梦想。

为挣钱财,印度邀游客参加婚礼

通常,人们都把婚礼当作一种私人活动,只有家人和朋友参加。但如今在印度,一些新婚夫妇却更愿意让来自全世界的陌生人参加自己的传统婚礼,因为这样可以收取“婚礼参观费”。

对于很多人来说,花几百美元的费用去参加两个陌生外国人的婚礼听起来很怪,但一家名为“参加我的婚礼”的婚礼旅游公司负责人却表示,这是一种“终极文化沉浸式体验”,能够让外国游客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更多的印度文化。

参加婚礼旅游的客人可以穿上印度服装,品尝传统食物,参观甚至参与到婚礼习俗中。对于一对新人来说,他们能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客人一起庆祝,还能赚点外快。

“还有什么能比一场婚礼更能体现本国文化?婚礼包含了几乎所有文化元素,包括本地居民、本地食物、习俗、服装和音乐。”“参加我的婚

礼”公司创始人Orsi Parkanyi说。

该公司销售的印度传统婚礼“单日票”价格为150美元(约合人民币1043元)，“两日票”为250美元(约合人民币1738元)。

在印度,婚礼旅游行业已经开始蓬勃发展,市场需求旺盛。“我们在两年前进行了第一次婚礼旅游活动,到现在我们已经帮助100多位外国游客参加了超过25场印度传统婚礼。这种需求量还在不断增长。”Parkanyi说。

到目前为止,游客和印度新人的体验感都不错。一位匈牙利游客说:“好客的新人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特别的经历,金钱是对他们最好也是最简单的感谢方式。”

尽管婚礼旅游受到欢迎,但Parkanyi等企业也意识到,诈骗事件也容易发生,所以需要加强对新人和游客的认证流程。(艾林整理)